

《侠隐》《悟空传》《嫌疑人X的献身》等作品影视化难度大 改编,是影视和文学的互相激发

近期,《侠隐》《悟空传》《嫌疑人X的献身》《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刀背藏身》……一连串口碑颇佳的文学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即将出现在接下来的华语银幕上。怎样的影视改编,才不辜负那些令你心头一颤的文字?

文学与影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样式。它们又何尝不可各自闪耀、星光互照呢?电影史上不乏这样的经典,1939年的《乱世佳人》、1965年的《日瓦戈医生》、1972年的《教父》、新世纪的《指环王》系列……它们的底本,都是热门文学作品。而这些电影的光芒非但没有被文学原著盖过,有些甚至具有开创意义。比如继《乱世佳人》之后,“永恒的爱情蕴于宏大的战争中”的主题从此在好莱坞风行,且经久不衰。而以《教父》为开端,美国影坛曾迅速掀起一股批判现实主义电影浪潮,史称“新好莱坞电影运动”。

姜文的狂放 碰撞张北海的散淡

千呼万唤,姜文“民国三部曲”终结篇《侠隐》近日终于开机。影片改编自张北海的同名小说,影视改编权在姜文手里一攥就是近十年,直到最近一两年才有了回响。

小说《侠隐》听起来是一个武侠故事。身为太行派弟子及第三代掌门人的主人公李天然,师门被灭,自己死里逃生,被一位美国医生所救。随后,他去了美国,改名换姓,易容读书,时隔5年返回北平寻找仇人,其间历经波折,终于手刃仇凶。读下去,人们却发现,《侠隐》根本是一部非典型武侠小说。作者着意表达的,不是侠,而是隐。

小说甚至告诉你,在故事发生的1936年,江湖不再有,连大侠一并隐于时代之交,李天然面对的不只是家恨和逝去的武林,更有国家的危机存亡。挑剔的阿城,称《侠隐》有贴骨到肉的质感。

狂傲如姜文,能把张北海文火慢炖的老北京风物志拍好吗?有人捏了一把汗。然而,好的影视改编作品一定要拘泥于文学原著吗?姜文执导的为数不多的电影中,大多改编自文学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有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打底,《太阳照常升起》挣脱不了叶弥的《天鹅绒》,《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个人风格再强烈

的原著小说,到了姜文的镜头中,都被导演自带的滤镜带跑了。它们不是照样赢得口碑?

意象化的“成长之路” 影像化难度大

在网文几乎“零时差”对接影视的当下,定档7月的电影《悟空传》似乎来得太迟了,享有“网络第一书”美誉的《悟空传》被搬上银幕,怎会一花就是17年?不得不说,《悟空传》是一部难以影像化的小说,一众“原著党”甚至唯愿它永远不要被影像化。

看看小说之名中的“悟空”,就知道这是一个与西游相关的故事。小说中,《西游记》中曾经典型化、脸谱化的一个个角色被赋予了复杂的内涵。顶天立地的齐天大圣,只是一个充满惊恐却又不服输的小猴子。决心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天蓬元帅,终究不愿以八戒的面孔面对深爱的阿月。一路上,他们邂逅了爱情,领悟了成长,这些都似乎比取经来得更加神圣。

很多人说《悟空传》在颠覆西游,小说作者今何在却坦言,他心目中的西游,就是人的道路。与其说《悟空传》中师徒四人走的是取经之路,不如说他们走的是成长之路。这是一群人用一生寻找答案的故事。

此番电影《悟空传》究竟将如何影像化小说原著中略显意象化的“成长之路”?倘若忠实地原著中的精神,根本不需要答案,电影不妨就放手一拍。今何在曾在小说的序言中透彻地说过:成败,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去追求理想时你就会明白,你很可能不会成功。最关键就在于,当你深知这一点时,你还要不要去追求。

推理小说的命脉 在缜密细节

将与观众见面的电影《嫌疑人X的献身》未映先热,已经攒足了话题:改编自不折不扣的大IP——日本著名推理作家东野圭吾的同名代表作,也有同名日本电影珠玉在前。

依原著小说来看,故事讲的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诡计。单亲妈妈靖子错手杀死前来纠缠的前夫,暗恋着她的数学天才石神为了替她掩盖这一犯罪事实,不惜炮制了另一起杀人案件,为了替爱人承担责任,竟然让自己成为真正的杀人犯。缜密的推理与书中人隐匿的深情,共同助推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成为推理题材的经典,一举囊括日本三大推理小说排行榜年度总冠军。在中国版本的电影中这两者能否兼得?将成为影片赢得观众的关键。

东野圭吾对电影改编有着十分严苛的要求——自己作品的每一次改编都要有所不同,这意味着中国版电影在诸多细节上未必可以享原著严谨之利好,况且此前已经有了日本版的电影改编。细节的变化不容易,生活的细节融入推理,处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另一个重要的挑战则是,电影该如何还原小说中人物微妙的心理,那极致的情感,让人心痛又无奈的爱,东野圭吾用文字蜻蜓点水般淡淡一抹,就传递了出来,那电影呢?

(据《文汇报》)

影视化给小众文学作品带来惊喜

张晓鸥

改编自老舍同名原著的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不久前获得东京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与早些年被改编成电影的《骆驼祥子》相比,《不成问题的问题》无疑是老舍作品中被忽略的一部佳作。可以预见,随着电影在国内的上映,将燃起读者对老舍小说原作的热情。

在视觉文化浪潮下,一些曾经湮没无闻的现代文学作品因被改编成电影而复活的现象并不鲜见。1988年,凌子风执导的电影《春桃》面世,原著作者许地山在一般读者的阅读范围里,并非“鲁郭茅巴老曹”这样

的一流作者,即使对主流的现代文学史来说,《春桃》也不是一部重要作品;凌子风1992年导演的电影《狂》则改编自李劫人的小说《死水微澜》,当时,读者对作家李劫人的关注程度也远远弱于今天。最终,这两部电影都成为这一时期的经典之作,而这两部小说及它们的作者也以新的面目进入读者的视野。

电影改编促成了对文学作品的新的解读,小众文学作品借助电影获得重生,显示了中国电影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一种动态关系,不同时期、不同导演选择作品的出发点,与社会形态的变化、审美风尚的变迁、电影技术的进步等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老舍的《不成问题的问题》冷静客观地叙述了上世纪40年代一个留学归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在一片自私、妥协、敷衍的空气中失落无助的故事,揭露了那个年代一种变态的人际关系:不靠本事、不靠业务、不靠科学;靠的是处世圆滑以及强大的人际背景关系,才可以在社会上寻求一席之地,否则,一切都无能为力。这样一种对人情、社会的洞见,改编成电影,很容易获得观众的共鸣。

1996年,画家陈逸飞将徐訏的小说《鬼恋》改编为电影《人约黄昏》,从而引起了评论界、出版界、大众传媒对这位小众作家的足够注意。电影的拍

摄离这部小说发表的年份已经60年。当时,旧上海题材的影视作品炙手可热,怀旧热也在民间开始流行,《人约黄昏》满足了当时的观众对往昔都市繁华的一种想象,体现了与当时审美潮流的一种契合。

所谓“误读”,即是否“忠实于”原著。与《子夜》等名著相比,名作家的非代表作品,小众作家的作品反而预留了非常大的解读空间,导演在改编时,往往更加大胆,得失之外,也丰富了观众和读者对作家的认识。

1986年,谢飞将沈从文的小说《萧萧》改编成电影《湘女萧萧》,二者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甚至可以说构成了另一部

艺术作品,被称为“精彩的误读”,最终获得国内外一系列奖项,成为电影改编的经典。而1996年黄蜀芹执导的《村妓》,改编自沈从文的小说《丈夫》,但拍摄完成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该片在剧情的处理、人物形象以及细节的处理等方面有所欠缺,今天已鲜有人提及。

中国现代文学是电影创作的宝库,无论是文学价值、思想价值、审美价值,甚至娱乐价值、商业价值,都值得电影工作者加以重视,在选择时,我们既要盯住名家,也要善于沙里淘金,发掘那些小众作品,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